

美國社會的黑幕

抗美援朝叢書

郁慰慈編



上海真理書店印行

編者小言

過去有一部份中國人由於長期受了美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影響，產生了盲目崇拜美國物質文明的錯誤思想，醉心於口紅、絲襪、烟盒、打火機、好萊塢電影這一類與大眾生活無關的裝飾品、消耗品和所謂文化娛樂。他們僅僅看到了美國少數吃人的資本家的窮奢極侈的豪華生活而沒有看到廣大的美國人民是生活在長期失業，啼飢號寒痛苦的深淵中，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民主。特別是在美國南部，所有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更是遭受着殘酷的虐待與迫害，過着非人的生活。美國的社會是那樣的黑暗和可怕，是需要分析與暴露的。

爲了想使讀者對於美國社會得到正確的認識和介紹美國社會的真實情況，我們特搜集了有關美帝內幕的通訊、報導文章，編印了這本小冊子。因爲作者大都是從美國才回來的，他們把自己耳聞目睹親身體驗到的美國社會黑暗真相用文字發表出來，可以使大家讀後澈底瞭解美帝的本質，因而剔除掉親美、崇美、恐美的心理，加強仇美、蔑美、鄙美的思想，激發起熱烈的愛國主義的精神，用行動來拉美投朝，保家衛國。

目 錄

美國社會的黑幕.....	一
老無所終的美國.....	七
我所見的「美國生活方式」.....	二〇
「美國生活方式」點滴.....	二八
美式愚民文化.....	三一
我所看到的美國婦女.....	四四
美國的一對未婚夫婦.....	五〇
住和性生活在美國.....	五三
如此美國法院.....	五七
喝人血的華爾街財閥.....	六〇

美國社會的黑幕

靜子

在蘇州東吳大學，記者訪問了從美國回來的經濟系教授王涵清，他把他在美國耳聞目見和親自體驗到的美國社會的黑暗真相，告訴了記者。

「在一九四七年底初到美國」。他說：「正巧逢着美國將要重選總統。所謂美國兩大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杜魯門、杜威，正在各自忙乎向選民們進行欺騙的競選演說，什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啦、防止戰爭危機啦……可是明眼人一睜眼就可看出，他們兩人都是靠着華爾街大資本家的支持，往往他們的競選費用，都來自同一個資本家錢袋，所謂美國的「民主政治」不過是華爾街大資本家所玩弄的把戲；那些被現實所日益證明了的杜魯門在競選時所許下的諾言，不過是些「立此存照」却「永不兌現」的空頭支票罷了。」「政治上的不民主，更表現在：對有色人種的「另眼相看」。而在目前最顯著的表現在歧視、虐待黑人，排擠華僑。」

「在火車或電車上，我很難看見白人和黑人同座過；白人的公共場所，看不到黑人的蹤跡，有些火車站的售票場所還甚至把白人、黑人區別開來。教堂也是這樣：黑人的教堂，白人絕不進去；最可笑的竟把「上帝」也分為黑白二種，說是白人有白人的「上帝」，黑人有黑人的「上帝」，不能「混而為一」。

「黑人不僅是受到歧視而已，同時還常常受到美國民間的一個恐怖法西斯組織「三K黨」的私刑毆打、暗殺的迫害，記得去年有一個黑人觸犯了白人，竟被「三K黨」人將那黑人所居住的村莊全歸燒燬。

「燒了就只有燒了，法律本來就不保障黑人的利益。」王涵清教授隨後拿出一份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華僑日報，他把第七版左上的一條標題「美南三K黨毒焰熾張動輒仍」的新聞，指給我讀。爲了幫助讀者明瞭這些美國「文明」人所幹的迫害黑人事情，把這條新聞一字不漏的抄在下面，是必要的：

「聯合社佐治亞省阿連大城廿七日電：焚燒十字架之恐怖陰影，今日籠罩美南。

在美南阿拉巴馬，天那契及佐治亞三省之內，自本年二月二十一日起，恐嚇、毆打、私刑、轟炸、焚燒十字架等等事件，即不斷發生。雖然男女多人曾被私刑毆打，較等之家宅曾被蒙面暴徒侵掠，但司法當局，則未嘗對任何一宗案件判予應得之罪，而此類案件，全是種

族被視壓迫黑人之舉。」

另一份同年七月九日的紐約華僑日報第七版的首要地位，亦刊出了同一性質，但比起上面更暴露了美國政府的反動本質的新聞，標題「紐約市參議員戴維斯揭發美國蔑視種族惡跡」，現在也把原文照抄：

「本市八日訊：紐約市參議員戴維斯（黑人，即被壓控之美國共產黨十二領袖之一）昨由合衆街提訊出庭，敘述其一生經驗，認識只有參加共產黨，始有解放其黑族同胞之希望。戴氏稱於一九〇三年在奧南佐治亞省出世，父爲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委員兼新聞記者。長大肄業該省大學，後轉入哈佛大學。一九二八年畢業，回奧南故鄉掛牌律師，時黑人亨頓氏因領導失業工人遊行被捕，控以「共產黨謀叛」之罪，戴氏應聘爲此案辯護，在長期進行審訊時間，即使法官，對戴氏及亨氏一例以「黑鬼」呼稱，極盡藐視之至，彼乃覺悟本人雖有顧問，且身爲律師，仍不能避免受人侮辱，乃起反抗之心。

繼述其父雖是共和黨委員，同樣受三K黨暴徒在門前燒十字架等等恐嚇，而母親之死，亦因在該黨暴徒不斷向其家庭壓迫之時云云。」

從這幾份報紙談起，接續就連帶談起了美國的新聞和電影事業。

「大家知道，美國大部份的銀行企業、工業財富，大都控制在八大壟門手裏，美國的辦

聞事業，當然也不能例外。目前除了工人日報等極少數的進步報紙外，其他的報紙雜誌，看起來種類很多，實際上都操縱在十二家出版公司手裏；這些公司的老闆，不是華商衛大資本家為家族，就是他們的親友，報紙上除了天天在反蘇反共的惡毒宣傳，鼓吹侵略戰爭外，還專門搜羅種種淫而下流的材料，來毒害讀者。

「那些淫惡露露的好萊塢的黃色電影，不知毒害了美國多少青年人，在影片上映出的罪惡過度渲染，結果使好多青年人上了大當。一九四八年八十萬個犯人的平均年齡僅有二十一歲，一九四八和四九兩年中，大馬路發生了許多情殺案，強盜搶劫銀行的消息時有所聞。」

「不必多舉事例，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六月廿九日、七月四日、七月九日等四天的連續日報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就可看到許多觸目驚心的犯罪、混亂事件。」

記者繼續把那四天的報紙翻了翻。那些充滿罪惡的，還會經被美國主編無恥的帶到東方來的「美國生活方式」，又呈現在我眼前了。什麼「求愛不遂害三命」、「夫婦妻死離奇案」、「因漢妮妻非處女，悍然棄家自縊案」、「西人女移體最水毒害三國案」、「暴風雨夜動情案」、「二美爭風郎得利，闊少殺妻且被斃」、「匪幫七名落網」、「刺殺女女被殺」、「闊少抱嬌樂忘返，妻妾傾城捉姦忙」……就看一些標題已足夠使你了解「美國生活

方式」，已「文明」到如何程度了。

「大資本家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軍備競賽中，賺進了巨額的利潤。可是美國人民的生活，可一天苦一天起來。」王涵清教授打了個比喻：「若是把美國戰後物價的上漲比作乘電梯，那麼美國勞動人民的艱給的上升，就像走樓梯。一九四五年的消費物價指數是一四七（以一九三九年的基數爲一〇〇），到一九四八年已跳至一九六；而一般製造業工人的平均週薪僅由四圓·三九升至五三·一五，其他各業工人的平均週薪還只在四〇左右，不夠維持一個人的最低生活（據現在統計：由於物價不斷上漲，每個人每年需要有三五三五的收入，才能維持最低生活）。

「美國還鬧着嚴重的房荒，神氣的大廈後面就點綴着許多貧民窟。在大城市裏有許多小客棧，一間房間裏擠許多人，髒極了，衛生設備是不用談沒有的了，每個鋪位按週計也得二、三元不等，還有一種寄宿店，在樓下開作酒吧間，並帶做食堂，樓上築了一個個雞欄式的小房間，專門租給領用週薪的各個企業公司的職員們住，辦法是可以先住、先吃、先喝，到你週薪領到後，再去結帳。可是就到結帳的那天，你的全部薪金就掃數的送給了他們、因爲你手裏再沒餘錢，下週起，必須仍要仰求他們欠賬，當然他們的價格要比一般店家高昂得多，但是又有什麼辦法？

「全美國的勞動人民今日正在爲了生活的艱難而苦悶。失業人口也在大量增加，今年完全失業的人口較一九四八年就增加了一倍多，接近一千八百萬人，幾乎佔到全美國職業人口的三分之一。大學畢業生畢業後，找不到職業，只好去做大衆食堂裏的侍役，或者大旅館的電傳司機。目前美國大學的學生銳減，一方面固然是因爲戰後一批政府免費生（戰時參軍還役者）已經畢業，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是有些中學畢業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無力升學，只有最早點找職業，可是職業也是那樣難找。影響所及，社會治安大成問題，據統計在連續年裏每隔二十秒鐘，國內就有一件大刑事案件發生；離婚率也隨之增加，在四對或五對夫婦中就有一對要分手的，爲了生活艱難和便於離婚，節育也成了一個消極抵抗的辦法。」

聖酒清教授最後肯定的向記者說：「我從美國回到欣欣向榮的新生的祖國，使我充份認識美國社會制度的腐朽、衰落。在美國這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裏，現在已沒有學術研究的自由，學校裏的進步教授時常受到「聯邦調查局」特務機關的迫害，科學技術不是用來造福人羣，而是用來瘋狂的進行軍備競賽。因此說美帝國主義已發展到垂死的階段，一點也不錯，它像朝鮮發動的侵略戰爭，和在聯合國會議中的狂妄叫囂，足以說明它垂死掙扎的瘋狂性，今天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力量已空前壯大，制止侵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一定能夠得到勝利。」

老無所終的美國

潘光旦

中國禮經上說，一個比較理想的社會與文化能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別的姑且不說，就老有所終的一層而論，在當代所有的社會與文化裏，美國是無疑的第一個最不及格的國家。老無所終，是美國生活方式中最大的特點之一。

我提出這個題目來，作爲我們瞭解與評論美國的一助，是有理由的。半年多前，我國婚姻法公布以後，我發表過一篇稿子中間已經提到過這個題目，來和婚姻法所表示的「使老有所終」的精神作一對照。如今要特地把它再討論一番。

主要的理由當然是老人問題本身自有其重要性。中國有兩句老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我們根據這兩句話，不妨把社會分做三四類。在最壞的社會裏，人們是生於憂患，死於憂患。其次是生於安樂，死於憂患；或者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與其先安樂而後憂患，不如先憂患而後安樂，與其先甘後苦，不如先苦後甘，因爲人是懷抱着希望的一種動物。

個人的生活如此，團體或整個社會的生活也未嘗不如此。在以往各個社會發展的階段裏，一個人最怕是「老來苦」。就社會說，希望也總是在後頭，要實現這希望，我們才要有革命；在未革命以前，我們是在憂患之中，在革命期間，我們也總要帶些痛苦，但只要有革命成功，我們就不怕沒有好日子過。最好的一種社會當然是能使人生於安樂與死於安樂的社會，這也就是革命的最後與最高的希望了。

在最高的境界沒有達到以前，人們，就每一個人的心願說，總想安寧，要避開憂患，終必樂於安樂。美國的人民也未嘗無此心願，聞其實際的收穫，即在美國人民自己看來，也是恰好相反，就是生於安樂而死於憂患。若用我們更客觀的眼光來看，更切實的情況是，一小部分的人固然是生於安樂，絕大部分的人却死於憂患，而那小部分人的安樂也總是在這大部分人的憂患之上；即：正唯其小部分人有到不應有的安樂的緣，才發生了這部分人的不應有的憂患的死。不應有的安樂就是劫奪而來的安樂，是假的安樂；而不應有的憂患，由於遭受劫奪而造成的憂患，却是真的憂患，是憂患之尤。美國就稱最富有、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聞其人民最不能免於老來的憂患，以至於不得其死，這便是美國文化最大的病情，最大的罪狀了。前途真要正本清源，洗心革面，在制度與思想上非經歷一番極強烈的變遷不可。但這是後話，不在本稿範圍以內；就目前的情形說，一部分美國人所不斷吹噓的美

國生活方式中最具體而最教人觸目驚心的是生活過程的最後的一幕，就是養生送死的一幕，這一幕，以及造成這一幕的種種因素，與其說是生活方式，無寧說是死亡方式，反較妥切。

★

★

★

老人問題在社會發展史裏是一個比較新興的問題。在工業資本主義沒有發達以前，這問題可以說是沒有的。在樸野與單純的民族文化裏，這問題完全不存在。一九四五年，耶魯大學教授西門思集合了七十個邦族（部落）的資料，作了一番綜合的研究，發表了一本專書，叫做「老人在原始社會裏所扮演的腳色」。他證明老人在這種社會裏，食物、財產、以及其它的經濟權利，通常總是有適當的保障的。政治、社會、以及一般的活動，只要體力可以支持，他也總是可以參加的。在智識、技能、巫術、宗教信仰諸方面的活動，他不但參加，並且居領導的地位，受到一般族人的崇敬。在家庭範圍以內，崇敬而外，更一貫的得到子孫輩的體貼愛護。因此，大限到來之際，即或不免於種種的痛苦，以至於在所謂文明人看來，不免遭受到種種慘酷的修終之典，垂死的老人總感覺到這一輩子沒有白活，生既不虛，死便不枉，一朝撒手，理得心安。農業與封建的社會也有同樣的情形，不久以前的中國便是最好的一個例子。當初要有問題，問題反在老人的地位太高，權力太大，以致壯年與青年之輩與到不能自由發展的虧，社會受到過趨保守之害，革命以來，主持國柄的人，洞燭幾先，深恐風

曾走向另一極端，使老人一輩應得的救濟也不能維持，於是婚姻法上才有第十三與第二十四條原則性的規定，使「老有所終」與「幼有所養」的社會目的得到了平衡的照顧，把農業社會中固有的美德有選擇、有分寸的保留下來。

在社會發展的階段前後交替之際，如果沒有這一類明智的舉動，而一任物極必反的機械的法則自由進行，以達到其邏輯的歸宿，問題就發生了。西洋一般的老人問題，以及美國特別嚴重的老人問題，就是這樣來的。

這裏還有三個重要的因素，必須加以分析。第一個與最基本的一個是工業資本主義的發達。機械的工業生產是階級專門化與標準化的；因此，此種生產所要求於從事生產的工人的，只是兩三種固定的動作。這種生產方式的本身並不發生甚麼利弊的問題；弊病發生在和資本主義固結不解以後。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把工人當做機器的附庸，工人對於生產過程的其實方面，絲毫沒有過份的權利，於是除了上面所說的兩三種固定的動作之外，他就被抽成爲一種廢物；他不必有很高的智能，甚至於不需要技能；他不必有很多的經驗，甚至於經驗反而成爲一種障礙，他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腦筋根本沒有用武之地。

美國天字第一號的工業資本家亨利福特在他的自傳：『我的生平與工作』裏，談論道：『生產的必要增加以後，我們想到……，有技能的工人對於生產是不必要的，廢子廢孫到我

們這兒來的工人是沒有甚麼技能的，不上幾天，他們就把工作學會了」。在別一處，蘭特又說：「要和一個新的生產計劃配合，一個沒有任何經驗的新的工人是最好的傢伙。人們最耐永遠不要養成甚麼習慣，一有積習，就難辦了」。這種局面顯而易見的是便宜了新工人，吃虧了老工人，便宜了小伙子，吃虧了老頭兒。

機器生產比手工業生產要來得多，來得快。這本來是一種好事，多總比少好，快總比慢好。但二經和資本主義結合以後，又變壞了。資本家是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是以自由競爭的哲學來掩飾此種貪婪的心理的；於是多了更求其多，快了更求其快，不惜用種種鞭策的方法來向工人身上榨取資本家所瞭解與所以便其私圖的效率。機器雖然捷便，也總要賠上人的體力，賠上所謂心快、眼快、手快的三快，才能轉動。這又便宜了小伙子，吃虧了老頭兒。效率越要求得高，吃虧的老頭兒就越多，而小伙子的終於變成老頭兒，也越來越快，越來越早；就是，在別の場合裏絕對不能算爲老頭子的，一到工業生產的場合裏，就不免被雇用的章程一紙注定爲老頭兒，再也沒有就業的機會。恩格斯稱失業的工人爲工業後備隊伍；這隊伍是不包括這種被規定爲老年的失業工人的，這種失業工人根本沒有後備的資格，只有永不錄用的資格。一九二〇年代，埃濃斯坦恩在「老年人的挑戰」一書裏慨乎言之的說：「富貴的年力過去以後，一個工人的就業之難，是街頭巷尾盡人通曉的事。許多的工業如今把雇

用的最高年齡限制在四十歲，以至於三十五歲」，過此一僱工人便被注冊為老不中用，只有擺渡而坐以待斃的一途（頁五）。埃氏是美國人，所敘的也正是美國工業界的情況，商業也復如此。工商業是分不開的，有了高壓力的生產，必有高壓力的傾銷，於是比較年老的人也不免為商場所唾棄。在第二次大戰以前，商店雇用店員，特別是女的，限制年齡，也成為一種普遍的格局，餐館雇用女堂倌，以二十五歲為最高限度，過此便不請教（卜洛克：『老年期中的社會位育』，頁一一五，一九四八年）；這其間離別有動機，在資本家看來，在歌頌自由競爭的社會看來，其為「老不中用」，是並無二致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以工商業為骨幹的，工商業瞧不起老年人，一般社會也就瞧不起老年人。於是老年人就被擠來擠去，擠到了生命的邊緣，擠進了「生既不能，死還有待」的絕境。

第二個因素是人口中老年人的絕對與相對的增加。根據美國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一八五〇到一八七〇年，六十五歲以上的美國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從百分之三不足，到百分之三；一八八〇年是三·五；一八九〇年，三·九；一九〇〇年，四·二；一九一〇年，四·三；一九二〇年，四·七……；到一九四〇，二十年間，一躍而為六·七。一九五〇年普查的結果，不久以前也已經出來了，但我們還沒有能看到，老人的比例依然有增無減，大概不成問題。據着當局的人口專家所發表的每隔二十年的預測，老人比例的行情還

類一樣的看漲：一九六〇年是百分之九，二，一九八〇年，一，一，六；二〇〇〇年，本世紀的末年，一，三，二。一百年前，每一百個美國人中只有三個六十五歲和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如今却是七個到八個，增加了一倍有餘；前途六十年之內，更可能增加到四倍有餘。這些都還是不折不扣的老頭兒咧，如果加上六十至六十五的、五十以上至六十的、以至於四十歲以上或竟三十五以上的多少是假的老頭兒，再甚至於加上二十五和三十以上的假的老太婆，那比數就更龐大了。而無論真假，都不免於或多或少的，以至於全部的，被排斥在生產界與業務界的大門之外；試問這樣一個有頭無尾的社會能長久太平無事麼？

老人大部分的絕對增加數當然是由於人口的一般的增加，無須解釋。但小部分的絕對增加，以及全部分的相對增加是由於兩個必須說明的原因。一是醫學衛生的發達發生了延年益壽的作用。人口學者以及人壽統計家所稱的壽命的期望，一百多年來，在科學先進國家，都不斷的有所增加，美國也在其內。例如在一八五五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歲，而到一九二〇年代，便已增加到了五十八歲，即一個人不呱呱墮地則已，否則便有活滿五十八歲的希望。再如，五十年前，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二年間，一個已經活滿四十歲的美國男子有希望再活上二七，七四年，而到了一九四二年，同樣一個四十歲的男子可以希望再活三〇，二七年，美國女子的福氣更大，四十年間，原有的二九，二八年的希望更擴大為三三，八六

年的希望。上面不斷的說到希望二字，其實就美國情況言之，特別是美國工人的情況言之，我們應該用危險二字，爲的是越老就越有危險，多活一年就多受一年活罪。

老人的相對增加的另一個原因是婚姻率與生育率的減低。很多人不結婚；近年來美國的婚姻率雖略見提高，但截至壯年的中期爲止，也只得百分之八十。結婚的人離婚又非常隨便，美國離婚率的高，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是盡人而知的事。卽或結而輕易不離，又往往憚於生育，沒有子女。卽或生育子女，通常也不過近乎點綴性的一個兩個，三四個就不多；至於五個或五個以上，那就成爲博物館中的精品逸品，只有在荒鄉僻壤、深山窮谷之間還可以物色到幾家。因此，孩子在人口中的比例，便一年小似一年，而老人的比例便一年大似一年。一八五〇年，距今一百年前，不滿十五歲的童年男女佔到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而在一九四〇年，九十年間，此種百分比便已降低爲二十五。老人所以增加的兩個原因之中，醫藥衛生的一個不是美國所獨有，上文已加指示，但生育率的減少與其所以減少的種種困難，在美國的情況却比任何其它資本主義的國家要畸形得多。

說到婚姻率與生育率，我們就可以很自然的過渡到老人問題所以發生與所以日趨嚴重的第三個重大因素，就是家庭制度的崩潰。不結婚的人是不會有家庭的。結婚而無論有無子女，美國做社會研究的人稱之爲配偶家庭，卽我們通常所瞭解的小家庭。其實沒有子女的家庭